

谁来陪你终老

孙苗

读《苏轼向南》时,有这么一段描写晚年苏轼的文章:妻已经死,妾已经亡,他孤单的身影每天都在地上拖出长长的叹息。儿孙们哭泣着牵住他的衣襟,都争着要成为一根拐杖,支撑起他残烛般的晚境。那年,苏轼的儿子苏过刚25周岁,已经有妻有子,也有无数世俗的羁绊缠身,却为深爱的父亲把一切都放下了,心甘情愿和父亲一起放逐,一起承受颠沛流离的日子。

1097年的海南,是孤悬海外的一个岛,陆地上所有的道路延伸到漫无边际的海边就断了,不再通向远方。从汴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苏过毅然抛妻弃子,陪着六十有二的老父亲一路南下流放。苏翁相信此去便是永诀,已经做好了到达流放地之后的打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苏过下决心陪同侍候父亲终老,此孝心苍天可鉴。

昔日固有养儿防老之说,可是随着社会发展,人们都在追求更好

的生活,每个人已不再满足于仅仅立足于身边的方寸地求温饱,眼界慢慢拓展,脚步也越迈越远。在理想与抱负面前,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已经不适用了。如今,如果一对夫妇生下一个孩子,仅仅只是为了让其留在身边侍候终老,用孝道捆绑他的手脚,用责任斩断他的追求,这对他来讲是不公平的。

朋友家有女初长成,美丽大方追求者甚多,最后女孩看上的那个男孩在外地办企业。如果仅是在外地也就罢了,听说生意遍布全球,婚后女孩会随着男人满世界跑。这着实让朋友伤了脑筋。女儿定居在中国的某个城市也就算了,女儿没空回家自己还可以去看看她,但她要是跑到国外去,一年到头几乎见不了一面啊。可是,追求幸福的孩子不就需要这样的舞台吗?我想,朋友最终会开明地放手,让孩子去自由逐梦。

现实中的苏过不是没有,但是

总归很少了。生一个孩子就好比种一盆花,等它长大,看它开花,如此就好。

孩子有路让他们自己去走。我们一群朋友在一起时,不时地开玩笑说,以后孩子不在身边,大家同去一个养老院。那天先生很认真地说,他只喜欢看书,不喜欢凑桌打牌、搓麻将,以后可能会和养老院里其他老人合不来。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只要我一直都在,会帮你洗衣做饭,你就不用去养老院,除非我走在你前头了。他扭头看着我说,所以你要保重身体。玩笑过后心情似乎有几分钟的凝重。

早上在体育馆散步时,看到前面一对头发花白的老人并排走在同一条跑道上,两人有节奏地摆动着手臂,边上快速超过的人们丝毫影响不到他们从容的脚步。我想,得一人白首,择一城终老。这就是我们对未来最大的企盼。



切开的卷心菜

大司巷幼儿园(中班)徐旭画

挑索面担赴考

徐子明

我13岁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庭情况和当时对读书的偏见,父亲固执地叫我在家务农。经过几年的劳动实践,加上我有争强好胜和吃苦耐劳的个性,虽是个少年,我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牛犁耖耙、种田插秧、挑粪拉车等所有农活,农闲时还帮大人出去换索面。

过了几年,新中国成立了,人们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的读书欲望也重新燃了起来,平时虽口中不说,但在行动上无意中流露出来。那时父亲也明白了我的心思,不时旁敲侧击地说:本村有几个青年,家里含辛茹苦地供他们读了中学,结果读书不成才,变成四体不勤、怕脏怕苦怕累的“蛀米虫”。其实,父亲也有他的想法,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读了小学,所学的文化知识平时能应用就可以了,以后可在实践中再学习,再提高。总而言之,叫我安心在家,保一生平安,是父亲的真实想法。

也许是命运捉弄人,有次我碰巧在县城换索面,看见墙上张贴着徐氏职业学校的招生广告。那时我眼睛一亮,好奇地往前一看。不看则已,一看心中又燃起读书的欲望。回家后,我几次想同父亲说这事,征求他的意见,但一想到他固执己见,不会同意的,加上自己心中也无底,怕考不好而成为旁人的笑话,

所以,几次话到嘴边都咽住。最后,我还是想去试一下。不管考试结果如何,考不取也甘心。

临考那天,我提早挑索面出门,先把索面换掉,再把换来的货物寄放到山川坛徐锦完家中。徐锦完是兰溪人,原是童德和药店伙计,人缘很好。我寄放好索面担,然后匆忙进考场。

考试后,我不动声色地沉默了一段时间,内心复杂。好在每天外出换索面,分散了这方面的心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也没什么消息,心里猜想自己是名落孙山了。

不料,有一天我换索面回家时,父亲劈头问我什么时候去考学校的,我支支吾吾一时难以回答。那时,父亲一边把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递给我,一边还在固执地劝说:读书还是不去为好。当时我喜忧参半,喜的是老天不负有心人,我总算考取了,忧的是父亲的固执和家庭的实际,要上学真的困难。我内心斗争很激烈,既已考取,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弃之实在可惜,若真的坚持去读,家里失去劳力,不光减少收入,还要增加一定的支出。我该怎么办?

在开学报到的前两天,我答应父亲,每个星期我换两担索面才去上学。这样既减轻父亲的负担,也减少对家中收入的影响。父亲没言语,默许了。

我总算如愿以偿地继续上学读书了,但每周换两担索面的承诺必须兑现。每个星期日,我挑两担索面去县城换,等星期六下午再把换来的货物挑回家。但时间一长,问题又来了,周六回家,我必须请假。可老师不知事情真相,有几次不准请假。有时我借口回家拿米,可老师慷慨说他那里有,让我尽管拿去,害得我哭笑不得,感到尴尬。有时我怕请假遭闭门羹,只得偷偷逃回,去完成对父亲的承诺。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第二个春节过后,父亲怕我负担重,学习和家务都受到影响,劝我还是在家专心换索面。因此,我迟迟不去报到,再也没回学校读书。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上学读书不再是一个家庭的负担,而是对本人、对家庭、对国家、对民族都是一种义务,是光荣而不可推卸的义务。如今,每临高考,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全面出动,密切配合。而作为一个家庭,如有一人参考,更会全家出动。那种声势,那种的氛围,那种场面,真是今非昔比,让人感慨万千。

永康·康美诺口腔医院
口腔种植专业 口腔正畸专业
口腔修复专业 儿童口腔专业
☎ 87122123 院址:永康市望春东路276号
全厂厂址:2015 08-25-020

新诗看台

永康日报、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办
山川大药房友情协办

章锦水的诗

归居田园

夜听蛙声如潮,
多声部的轮唱搅乱风的长笛。
初夏的湿,从敞开的窗户进来,
薄薄的纱帘结满细细的水珠。
灯下,一只瓢虫试图打开翅膀,
阅读自己的华丽。
而蜡烛的光正驱赶节能灯的苍白,
照见半明半暗的茶壶,以及一枝
沉香所拖曳的袅袅云烟。
这个时候,适宜读书。
适宜静坐冥想。适宜回忆与内省。
摘下近视眼镜,
不看近,且不看远;
不看山水,且不看尘埃;
不看你,且不看自我。

璟园部落

凝固的古典的民谣。
乡愁的足音里,
一遍遍吟咏已远去的怀想。
曾经告诉过自己,片刻也不会离开。
而一砖一瓦,记录着你渐行渐远的背影。
城市很陌生,乡村回不去。
只有把粉墙拷贝,小桥重置,长廊连锁
或者从天井摘下一瓣父亲的天空,
再借一段倒叙的光阴,
做一回银杏叶子般闪亮的孝顺的小儿郎。

清寂

这天是暗了。
这雨有时下,有时歇。
仿佛我昨日的咳嗽。
气温也逐渐地降了,降了再降。
单衣难耐黄昏寒,
还兀自走向溪边。
烟柳垂头叹冷,那一点弱弱的绿色,
要寄达明日的码头。
黑瓦白墙,我在面对一种淡然与清寂。
我离诗歌太久,
是否还有可能,预知各种变幻。

礼物

我打开笔记本。
爆竹与春雷隐匿其中。
雨挂在窗外。
这是新年上班第一天,
日子在敲门。
一只甲虫趴在窗台酣睡,
它已习惯闹猛节日里的休眠。
它需要一个好的礼物,
装下它的一生。
相距两米,我也趴在书案。
努力从年气中挣脱。
一份材料从去年的尘埃中闪现,
成为今年承接的一单负债。
活着,每天都试着偿还。
时间是日渐损耗的报表,
无人能填补得以预见的亏欠。
想赢,就先输掉无谓的占有,
深入工作,拒绝写诗。
完毕。

百年山川

(特约组稿 陈星光)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电话 0579-87117752 养生热线 0579-87126908
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火车站前天桥向东100米)